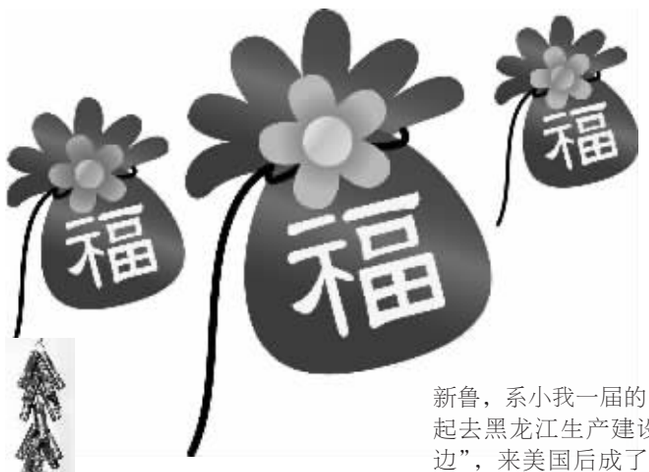

残腊尽处闻东风

——我们是这样在加州过年的

何志云

题目套用了唐人曹松的《除夜》诗，起首两句有云："残腊即又尽，东风应渐闻"，点了除夕夜的题。后面两句很有点特色，"一宵犹几许，两岁欲平分"，把除夕夜送旧迎新的心情写得委婉曲折，欲说还休。

年年有一夜"平分两岁"。鼠年那年恰好在美国，异乡异客，除夜风景也独异，便留作今日时时想起的记忆。

2009年1月中旬，根据和美国奥隆尼大学的交流协定，我率浙江艺术职业学院的教师培训团，赴美国加州参加为期一周的培训，培训内容安排得异常紧凑。

春节忽地临近了。

加州不会有任何春节气氛。不仅因为春节属于中国人，也和加州四季如春相关。中国春节送旧迎新，迎的是新一年的新，更是不远处隐隐约约春天的气息。

培训团连我在内20人，除了我都是第一次来美国，多数老师还是第一次出国。"每逢佳节倍思亲"，过好春节，成了培训团一件不可等闲视之的事了。

这就得感谢奥隆尼大学的方锡生教授了。方教授原籍江苏，上世纪80年代来美国留学，后来供职奥隆尼大学，除教学外，受院长委托，专门负责与中国的教育交流。我的好朋友李新鲁，系小我一届的中学同学，曾一起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"屯垦戍边"，来美国后成了方先生的朋友。蒙新鲁牵线，方先生陪奥隆尼大学校长访问了学院，学院和奥隆尼大学结成了伙伴关系。

方教授的意见非常简单：到他家过除夕。我听了有些不安：那么多人呢，你家里怎么弄？

方教授说，我家能装下，人多还热闹呢！我们包饺子过年，怎么样？

恭敬不如从命。但也有一丝担心：身处美国，就是有天大的本事，也安排不出来20人的年夜饭。

1月25日鼠年除夕，晚7点多，我们一行到了位于弗瑞蒙的方先生家，他夫人顾珊繁女士已经等在门口。顾女士系上海人，为人谦和细腻。还是黄昏时分，方先生家门灯大亮，门楣上彩灯闪烁，一派喜庆。大家簇拥着进了客厅，客厅已布置成大餐厅，长条桌上，几个锅热气腾腾。顾女士说，知道老师们是浙江人，预先做了卤味，加上煮毛豆，素什锦，佐酒就有家乡味了。客厅一侧的大电视，DVD机播放着《非诚勿扰》，我想，要是告诉冯小刚，他的贺岁片"贺"进了美国加州一个华人家里，被几十个华人分享，一定小有得意。

中国人的一大特色，就是众声喧哗。在国外的公众场合，这常被诟病；但在家里，越是喧哗，越显得热情和欢乐。此刻，老师们闹成一团，像是要把方先生家屋顶掀起来；很快，就三五成群聚成几拨，包起了饺子。方先生一定始料未及，来人大多从未包过饺子，这样，我和新鲁，加上老师里的几个北方人后代，把上衣一脱，卷起袖子，成了包饺子的现场教练。好在饺子皮都是超市买的，只需包进顾女士精心调好的馅，指导的要诀也就简单：馅适量；饺子皮包严实了。几个男老师也许家里"大爷"惯了的，这时坐在沙发上，边看电视边喝酒，边聊起了天。

新鲁接到电话，他大声说着来方先生家的路线。我知道，是陈建平和她的夫君林家俊来了。陈建平和林家俊都是杭州老乡，"文革"后杭州大学教育系第一届毕业生。多年在美，事业有成，我曾戏言，他们是一对"富春江边神仙侣"。

新鲁拿着手机出了门，一会就听到建平爽朗的笑声，笑声未落，就看到她抱着一个新烤的大蛋糕，和家俊前后进来。家俊从拎着的袋子里掏出两瓶白酒，几个男老师欢呼起来。家俊身后闪出一个人，原来是新鲁夫人南茜，从小随父母移居美国，也是老朋友相逢，分外欣喜。

饺子一锅接一锅煮，酒一瓶接一瓶开，一些老师很快酒足饭饱，有老师坐到钢琴前，随手一拨，一串悦耳的琴声响起，一个声乐老师大声唱起歌来。年夜饭不知不觉过渡到了"春晚"——这可是表演类专业老师的长项：西洋歌民歌流行歌曲、民族舞古典舞芭蕾片段、越剧京剧唱段，一个接一个。非表演类专业的老师也兴冲冲在忙：这边，顾女士搬出她的首饰盒，请文物鉴定专业老师帮着鉴定她收集的零碎古玩；那边，有老师清理出桌面，方先生正铺着宣纸，请书法专业老师"留下墨宝"。建平把蛋糕切了，转圈儿请大家品尝。南茜一如既往不声不响，只顾看着，我看她眼睛有些潮湿。

春节其实是寄托感情的呀！在加州，在这个送走鼠年迎来牛年的除夕，我忽然感到了华人朋友浓浓的感情——那是夹乡情、友情、亲情于一体的家国之情。

唐人苏味道有诗咏道：金吾不禁夜，玉漏莫相催。零点钟声终于响起的那一刻，我想起了这两句诗。大家共同唱起《难忘今宵》，我出了门，加州的夜色一片钢蓝，群星璀璨，微风送来不知名的花香。我听歌声跃出屋顶，回响在夜空——

那是加州夜空难得听到的中文歌吧？歌声中，一群中国人欢度着一个属于自己的节日。大洋彼岸，祖国那一侧，早已是崭新的牛年了。

（作者为著名作家、评论家）

他乡过年寻别感

杨 鸥

"到国外过春节。"春节来临，在浩浩荡荡的返乡大潮中，有人逆潮流而动，走出国门，到国外过春节。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对于过春节有了多种选择。本版汇集了几位作家在国外过春节的感受，读来别有风味。

在异国他乡过春节，也许没有节日的氛围，也许没有亲人在身边，但临近那个时刻，有一份情愫在中国人的心中涌动，人们的心中犹如装上了一枚指南针，指向故乡，指向亲人。千里万里，隔不断这份惦念。春节是一份沉甸甸的情，是几千年中华民族文化的积淀，也许没有守岁、放鞭炮、走亲访友这些春节的形式，但那份情，镌刻在人们的心里。在海外过春节的中国人，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对于中国人来说，春节是故乡和亲人最深情的呼唤，是中华民族最具凝聚力和向心力的节日。春节成为一种情结融入中国人的血脉里，哪怕走得再远，也挥之不去，抹之不掉，从来不需要想起，永远也不会忘记。无论走到天涯海角，这个节日总会让你心动神往。

"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"在国外，换一个角度看春节，拉开一段距离领略我们的传统节日，对春节这个传统节日的魅力有了更深的体会。在遥远的祖国，举国上下在为这样一个日子而陶醉，而欢喜，平凡中的喜怒哀乐有了不平凡的意义。正如一个海外华人作家所说："世上爱自然万物的民族，中国人是其中的一个，爱得深切又编出了一本农历，把天地四季酝酿出二十四节气。而最令人倾倒的要算春节了。一年一次，似久藏开坛的老酒，醉倒天地间的炎黄子孙。"

春节随着中华儿女的足迹，走向世界各个地方。中国人走出去，以开放的心态吸纳来自世界的八面来风，同时也把包括春节在内的中华文化传播向世界，让世界领略中华文化的魅力。中外文化互相碰撞交流，互相吸收文化的精华，取长补短，使我们的文明更丰富、更精彩。

在埃及"躲年"

刘 齐

去年春节前夕，我随国内一个旅游团去埃及。旅游团50多名成员，有骄傲之人，忧郁之人，天真之人，狡猾之人，俨然一个小社会了。小社会游走他乡，连听带看，满脑子新鲜事，自然有无穷话题，但经常谈起的却是故国春节，而且语多抱怨——

有什么呀？不就是吃喝拜年放鞭炮嘛。吃喝没劲，鱼啊肉啊，啤的白的，过不过年都一样。还不如恢复票证呢。放鞭炮污染，还炸出来缝六针的大口子。中国人报喜不报忧的毛病都是拜年拜出来的。七大姑八大姨的孩子呼呼往上冲要红包，分浮财似的。现在这伙新新人类智商忒高，你给他压岁钱他不道谢，他先对着光看，看见暗藏的伟人头了，这才咕咚给你磕个头。应该给国家打报告，把春节取消算了，省得电视台那帮小子总挨骂。应酬太多，都是爷，得罪不起。价码越抬越高。拎个果匣子看老丈母娘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……

抱怨完了又庆幸，这回好了，总算躲出来了。眼不见，心不烦。过去杨白劳躲地主，现在我们躲春节。春节啊春节，拜拜了您哪，您再有能耐，还能追到埃及来？

埃及的确是躲年的好地方，金字塔光溜溜的，狮身人面像静悄悄的，一点"年气"看不出来。躲年的中国人无牵无挂，优哉游哉。有时一高兴，还踩着异邦鼓点跳舞，或者穿上阿拉伯袍子，跟当地老乡手挽手，照一张水乳交融、乐不思蜀的纪念像。

但是，随着年关的临近，好像有谁在远方遥控，全团男女老少的情绪逐渐起了变化。

农历除夕清晨，有人闷闷不乐，认为早餐难吃。

除夕上午，参观萨拉丁古堡和阿里清真寺。在这两个天下闻名的历史胜地，中国人步履匆匆，一走一过，显得有些焦躁，有些心不在焉。参观完了，旅游大巴徐徐往回返。

开罗城里楼是楼，树是树，一切如往日般正常。忽然，车上有人大喝："停车！"大胡子司机一怔，赶紧刹闸。

全体中国人蜂拥而下，三步并作两步，钻进一座建筑物。

街上熙来攘往的埃及人全愣了。黑衣巡警见状，迅速围拢过来。

建筑物是电信局，算是要害部门，但中国人没干别的，只是争先恐后掏腰包，买一张薄薄的电话卡。大厅里，一长排电话间随即爆满。手脚慢些的，又涌到门外。门外有十多个电话亭，转眼工夫被中国人统统抢占下来。没手机的抢电话，有手机的也抢，因为手机不好使，通讯卫星管不着这一段。

埃及警民越发迷惑不解，这是怎么了？没听说世界上有什么大事啊？

谁说没有大事？你们这边才是中午，我们那边已经到了晚上，不是一般的晚上，是除夕夜！阖家团聚的时刻。十几亿口子人一起吃年夜饭，不是世界大事是什么？

线路纷纷接通，喂喂声四起，拜年，祝福，询问做了什么饭菜，放没放鞭炮，包没包饺子，煤气足不足，天冷不冷，她给我打电话没有？电视晚会快开始了吧？谁当主持人？外婆身体不好，不一定看完。我爹少喝酒，多吃菜。囡囡别淘气，给你买好东西了。这边不行，连个春联都看不见……电磁波载着大家的话语噌噌往中国飞，没有一句是要紧话，也没有一句不是要紧话。

那一刻，焦躁之人安稳了，狡猾之人诚恳了，忧郁之人欢乐了，欢乐之人更欢乐。全体躲年者喊叫着，喃喃着，一起向"年"迎上去。天特别蓝，太阳特别亮，老天爷——分工负责中国的那个老天爷，他老人家一定在往埃及这边看。

迎 春

周兴俊

金龙舞罢玉龙飞，大地茫茫紫气吹。
央视欢声歌永夜，诗家韵语劝余杯。
嫦娥献艺吴刚醉，喷呐调音钟鼓随。
兴起推窗极目望，长天一抹是朝晖。

癸巳迎春抒怀

姜 彬

灵蛇吐瑞剑眉舒，数载飘零乐有居。
一副春联酬雅兴，三杯劲酒醉清瞿。
和谐市井情尤炽，美好家园意自如。
寄语小儿唯一事，趁闲时候读诗书。

除夕纪事

刘荒田

此刻的旧金山，是除夕午后，广东人称为"年晚"，香港人更扩展为"埋年挨晚"，即所谓"年关"。这里可没有"年年难过年年过"的凄凉氛围，也不十分地普天同庆，毕竟这里是一个以圣诞为正统的洋社会。今天，我主动领下一个任务——买祀神用的烧猪肉。鉴于好几年的经验，今天，这红彤彤的供品，是排长队才买得到的。主事者本来打算从简，改以水煮肉代替，后来觉不妥，夫春节，乃一年中最紧要的祭祀，神明和祖先早已吃惯带崩瓜溜脆之皮的烧猪肉，偷工减料被怪罪怎么办？我自动请缨，保证趁外出慢跑时捎带买下。跑到店前，却倒抽一口冷气，队伍已粗具规模。在阴晦的天色下，跻身其中。看阵势，没有半个小时买不到。

背后的队伍已添上15个人，前面的人也就是20位上下，要命的是移动缓慢，为什么？每个人不买则已，一买就甩出老长的单子，每磅价钱不少于8美元的烧鸭烧猪仿佛是不要白不要的赠品。

雨下起来，细细的，头顶的天，浅蓝，没有乌云。有道"廿年媳妇熬成婆"，40分钟以后，我的老脸粘上雨滴的珍珠超过20颗时，终于移到餐馆橱窗外面，清晰地看到明亮的灯光，柜台前攒动的人头。刀锋的闪烁，操刀师傅油晃晃的手。当然，这些不过是补白，占据视野的，是悬挂着的烧鸭、叉烧、贵妃鸡、白切鸡，还有染成红色的猪舌头。触目的是木砧，中间深深下陷，成为盆地，可想见这些日子它何等忙碌。"——还可以，新移民嘛，哪能要求太高——说实话，这里日子枯燥是枯燥，但是安稳，心里实在——"队伍中一个老年人，以手机回应从彼岸打来的拜年电话，说的是标准的广州话，我断断续续听到一些。回头看他的脸，红润且舒展，足见心态不错。

"为了节省时间，请大家把要买什么告诉我。"店内走出一位手拿一沓纸条的干练女子，她本是管"堂食"的侍应生，今天这非常日子，餐桌都撤下了，老板便吩咐她另找活干。此举无疑是英明的，她一一询问排队者，代他们填好购物单，由顾客交给师傅，免去"沟通"这一层手续。"三只烧鸭，五磅烧肉，要瘦的，三磅半叉烧——""五磅夹心烧肉，白切鸡两只，一条猪腩——"我惊呼："我的天，哪一家子今晚吃得下这么多！"

终于走近柜台。抬眼看墙壁上的钟，已耗时1小时10分。前面还有两位女士，一老太太一少妇。老太太矮小，但以勇猛见长，她不迭地吆喝："我就要那块带肋骨的，对，拜托，全给我！好极了，改天请你饮茶。"少妇买下一只豉油鸡、一条叉烧、一磅烧猪肉，款款走开。她轻柔的嗓音和穿过白色塑料袋把手的动作，却莫名其妙地感动了我。我从中看到生活的世俗魅力。我想象，她是幼时随父母移民的香港人，结婚以后住在这一带。她家里还有丈夫和三四岁大的儿子，大早，她轻轻掩上家门，走进寒气，来这里排队。

我买下一块烧猪肉，才花了11块多。兴冲冲地回到家，衣服湿得差不多了，但是，外卖盒里的烧猪肉，皮还是崩瓜溜脆的，我相信。